

Lonely Jellyfish

這是她這週第五次自夢中驚醒。自從週一的那通電話，她沒有一天醒來不是一身冷汗。

她緩緩坐起身，雙手扭曲地梳過一夜沒洗、微微出油的頭髮，最後交叉滑落在自己單薄而蒼白的肩胛。床邊一片狼籍。空啤酒罐、還沒開的啤酒罐、大賣場的廉價紅酒、最後是唯一一瓶稍微有點身價的威士忌，來自業務配合的贈品。

雖然她平時不是那種滴酒不沾的女人，但卻不曾喝得如此雜亂、如此不精緻、如此不像自己，或者該說酒吧根本是她的第二個家——一杯三百元的調酒，配上漫不經心的朦朧表情，通常可以換取一個有趣的夜晚。

她深吸口氣走進浴室，因為冰冷的磁磚地板瑟縮了一下。打開淋浴間的熱水，等待水氣蒸騰的空檔她蹲在地上發呆。水漸漸漫過她的腳趾。等回過神來，她已經機械般的抹上泡沫再沖掉。五分鐘後，當套上寬鬆的睡衣，她站在起霧的鏡子前凝視自己。她從不否認自己的美貌，眼前的人確實不可方物。爾後眼神逐漸失焦，五天前的那通電話開始在耳邊播放。內容確切是什麼她不願記得，總之大意是他要離開了。那天與之後的一切都太模糊，像老式收音機裡的雜音般不明所以。

她是真的被拋棄了。

她笑了。突然得自己也嚇了一跳。原本彼此就不是那種互相承諾的關係，自己也從不在同個人身邊徘徊太久，現在這種空洞無助的感覺是個意外，讓她無所適從。

洗手臺上的漱口杯裡有兩支牙刷。喔，是的，她還沒把多出的那支丟掉。她面無表情地端詳那支牙刷，啞的一聲，垃圾桶又多了個新房客。

她將窗戶打開來通風，否則浴室裡惱人的潮濕空氣會附著在每一個角落，長成一株黴菌。但在拉開玻璃氣密窗前，她還來不及想明白，風即使再大也吹不乾整片海，或其他也含有鹽分的傷心。

她接上前一天晚上被忽略的手機充電線，漆黑的螢幕恢復生機，但很遺憾地仍舊沒有她期待的訊息。社群軟體的愛心數浮泛地堆疊，粗糙的客套言詞溢滿訊息欄。或許這裡面也存在些許真心，可以任由她傾瀉自己，但是不行，她不允許自己這樣的樣子被別人發現。

她換上黑色挖空背心和落地西裝褲，坐在梳妝檯前一遍又一遍地把粉底液往臉上塗，像粉刷一面爬滿壁癌的牆。她需要一些修飾去假裝自己未受影響。待冗長而繁瑣的偽裝工作告一段落，她毅然離開自己的堡壘，攢緊的手中有兩張水族館的門票，一張卻已然揉皺。紙上印著美麗的水母，黑色宋體小字標示的購票日期是同樣的七天前。

她走出半舊不新的公寓，轉了四五站捷運。今天很冷。身上穿的衣物絕對不足以應付冬日攝氏十三度的空氣，但她拒絕回去穿上外套。她也不確定這麼做的用意，或許只是為了證明自己能獨自面對酷寒的現實。確實幼稚，她自嘲地勾起唇角。凍僵的手指還在螢幕上跳躍，她不屑地發現滑手機的目的竟是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可悲。孤單的可悲，形單影隻的可悲。

她無法適應這種難堪，畢竟自己身邊從來不缺那些名為異性的配飾。她帶點怒氣地把手機塞回包包，眼角瞥見一隻流浪狗在電線竿旁撒尿。

她走進配有巨大燈箱的白色建築，將完好的那張門票遞給售票員，揉皺的那張扔進一旁的垃圾桶。水族館內很昏暗，飽和高得刺目的藍色燈光幾乎是唯一的光線來源。不同的展區比鄰而列，她走過一條又一條長廊，拱形的展缸讓水波及魚群的光影在她身上紛紜雜沓，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環繞四周，神情是複製貼上的百無聊賴。幼兒的呀呀學語、學生的嬉笑和情侶的呢喃此起彼落，聲音撞上她的耳膜，卻沒能驅逐內心那隻寂寞的獸。

她一直走著，彷彿走完整個水族館是種約定或責任，就連經過最受歡迎的海豹和白鯨，腳步也未曾有絲毫停滯。

直到水母像一堵牆似的迎面撞上她。

不該說是水母，確切來說是水母的展缸。她看著水母在水箱裡載浮載沉。水族館為了視覺效果——讓網美產出更多俗豔的照片——將燈光調得極藍。它們漂動的觸鬚與傘狀的身體近乎透明，死白中泛著人工的藍光，莫名地吸引群眾步步接近展缸。

她覺得自己很像水母。同樣的死白、虛偽、被囚在一個透明牢籠裡媚俗。

她想起之前在某本書裡讀過，水母沒有耳朵或腦袋，更沒有血液或心臟。如果她也沒有心臟，現在那隱隱的撕裂感是不是會消失？如果她沒有腦，是否也就不會有任何煩惱？

諷刺的是，她有時也不確定自己是真的水母，或只是沒有人要的廢棄塑膠袋。

她突然想起自己的魚缸。安放在房間角落的三尺缸是另一個世界。她以前時常會有那才是歸處的錯覺。螢光的繽紛的一切像是她鍾愛的燈紅酒綠，她是在岸上投食的人，一揮手魚群就聚攏，一如酒吧那些男人。她習以為常，甚至享受。

現如今她卻感到困惑：自己究竟是想成為被魚群迷戀的餵食者，還是被餵食者呵護的魚？都是被愛，兩種不同的愛，哪個更真實或更珍貴、哪個才是她正追求的？她想不出答案。所有感覺和情緒都混沌而模糊，她迫切需要一個出口、一個安身之所，去思索、或逃避這些問號。

於是她現在站在自己最熟悉的酒吧門口。

這是一間地下酒吧，入口隱匿在繁華鬧市的小巷裡，總是讓她想起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小門。店內裝潢本該是簡單俐落的風格，卻因為老闆捨不得換掉原屋主留下的西班牙花磚地板，變得復古神秘而衝突。

她喜歡裸著腳在大片的西班牙花磚上跳舞，儘管她知道這些穠麗華美之間的縫隙裡爬滿了垢。

她照常在吧檯左數第三個位置坐下：剛剛好的惹眼，但絕不是正中間。

「今天要來點什麼？」酒保熟悉的聲音響起。

她面前的小黑板寫著今日特調：再見混蛋（Adios mother f）。她輕輕笑了起來。

「Margarita。酒感重一點。」幾秒後她說。

「酒感重一點？今天有心事啊。」酒保挑眉，一邊拿起龍舌蘭酒瓶，看起來有些意外：「我以為妳會對再見混蛋感興趣，畢竟妳平常就喜歡一些跳脫的東西。」

「現實太呆板了，至少喝酒可以沒有顧慮的選。大不了當成錢丟水溝了。」她聳聳肩，「今天想喝點以前的味道。」酒保點點頭，手中的檸檬角往杯口擦了一圈，接著把玻璃杯滾進雪白的鹽堆。再拿起時杯緣已經沾滿了鹽花。

「沒錯，我記得妳第一次來就是點 Margarita。」酒保笑著說。或許是看出她對談論往事沒什麼興趣，空氣沉默了幾分鐘。

「妳來之前去了哪裡？」酒保端上酒，雙手支著吧檯問。

「水族館，」她的手指抹過杯緣。擦在杯口的粗鹽像碎玻璃渣，只好用更多酒精消毒滲血的心。「去看水母。」

她啜著 Margarita，鹹味盡責地襯托出酸與甜。

「喔？我不知道你喜歡水母。」酒保又轉過身去，拿起別的材料，「那妳一定要喝喝看 lonely jellyfish。這杯我請客。」

她看著他把澄藍的糖漿和伏特加注入小小的烈酒杯，接著慎重地滴進幾滴貝禮詩奶酒。看他如此鄭重其事，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抱歉。只是覺得你好謹慎，跟平常不太一樣。」她道歉。

「水母給人的感覺本來就是脆弱易碎的。」酒保笑了笑，「快看。」

半透明的白點迅速下墜，再慢慢散出薄膜回彈，包成傘狀。密度較大的乳白則繼續向下延伸，曳成纖長的觸鬚。

眼前的景象散發著令人著迷的奇異美感。她看得入神，一直到酒保將杯子遞到面前才清醒過來。

「很烈，喝慢點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她輕抵，一點一點緩慢的吞嚥，酒精燃燒著唇舌與思緒。她就這麼坐在那裡，吧檯左數第三個位置。地平線悄悄藏起夕陽，店裡的人聲也越發嘈雜。

「我有榮幸能請你喝杯酒嗎？」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有個男人問。

「行啊。」她漫不經心地回答。男人繼續拋出話題，表面上很像在岸上投餌的人，但更貼切的描述是一隻努力想咬住餌食的魚。

她不專心地聽著，偶爾回應幾句，最後突然想到什麼似的打斷了男人的聲音。

「問你喔，」她眨著因醉意而朦朧的眼，「你比較想當被魚群愛著的餵食者，還是被餵食者呵護的魚？」

「不知道欸，應該是餵飼料的人吧。」男人顯然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，但懶於深究或細想，「所以我們等一下去看夜景？」

「好啊，」她聽到自己說。

「那就這樣吧。」